

汉高密侯夫人与沁园春

□孙涛

东汉建武十三年(37年),天下平定,光武帝加封功臣,改封鄼侯邓禹为高密侯,食邑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因邓禹功高,封其弟邓宽为明亲侯,授邓禹特进、奉朝请。特进是东汉三公之下的荣誉官职,授予有特殊功绩的列侯或外戚。邓禹此时受封高密侯,按照惯例应去往侯国,无诏不得入朝,而奉朝请则是赋予那些本没有资格进京或参与朝会的二线官员和各地的侯国特殊的权利,让他们具有来京参加朝廷大型典礼或朝会的资格。

汉明帝即位,以邓禹为先帝元勋,拜为太傅。同年病逝,终年五十七岁,谥“元”。汉明帝永平三年(60年),皇帝追思前代功臣,令人画二十八功臣画像于洛阳南宫云台阁,世称“云台二十八将”,邓禹居首。邓禹有十三子,他教诸子每人精通一项技艺,被后世尊为教子的典范。邓禹死后,其长子邓震袭高密侯。一子邓袭封昌安侯,一子邓珍封夷安侯,原食邑淳于县自邓氏侯国析出。

高密侯邓震卒后,其子邓乾继爵,邓乾娶汉明帝之女沁水公主刘致为妻。刘致自幼深受汉明帝喜爱,永平三年被封为沁水公主,食邑沁水县(今河南济源市境内)。汉明帝在沁水县为公主兴建园林,北依太行、南临沁河,沟壑起伏、泉溪遍流、山明水秀、鸟语花香,点缀以亭台楼榭,淡雅有致,史称“沁水公主庄园”,后世简称为“沁园”。汉明帝卒后,汉章帝即位,以窦氏为皇后。窦氏为汉光武帝皇后郭圣通曾外孙女,大司空窦融曾孙女,家世显赫。其兄窦宪,因妹发迹,历任侍中、虎贲中郎将等职,倚仗其妹窦皇后之势,权倾朝野,骄横跋扈。沁园在当时颇负盛名,窦宪也极为喜爱,于是以极低的价格向沁水公主购买。刘致不敢得罪窦宪,只能无奈将沁园低价转让。后刘致之兄汉章帝出巡过沁园,得知此事,指着沁园问窦宪。窦宪不敢如实回答,说此处是从公主那里借来。章帝大怒,窦宪大为惊恐,其妹窦皇后降低服饰谢罪,章帝因为皇后的原因赦免了窦宪,沁园归还沁水公主。沁园作为汉代贵族园林的代表以及它这段传奇的故事,为后世文人津津乐道,后世文人纷纷作诗咏其事。唐朝时,此调正式得名为《沁园春》。

汉和帝即位后,窦氏成为太后,窦宪更加跋扈,因刺杀都乡侯刘畅,坐罪下狱,于是请求戴罪立功,率军攻打北匈奴,出塞三千里,在稽落山(今蒙古境内)大败敌军,斩获万余并迫使其西迁,并在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镌刻班固撰写的《封燕然山铭》,史称“勒石燕然”。窦宪“勒石燕然”继霍去病“封狼居胥”后,同样在中华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而他也因功被册封“冠军侯”,冠军侯原为西汉霍去病的封号。

藏在婚俗里的祝福

□肖胜林

在我的家乡,凡村中人家办喜事,大门口的门垛上必贴双喜字,当然,也贴龙虎二字,龙虎二字皆为繁体,苍劲有力,看上去威武霸气。左青龙、右白虎,有这对古老的神兽把门,可护佑新人家百邪不侵、化凶为吉。

帅小伙会在大门上插上红绸,俗称“挂门红”,那一抹鲜艳的红绸,既是辟邪迎福的吉物,也是宣告喜事的标志。它告诉村里的父老乡亲、告诉亲朋好友,就是这一家要办喜事。

一对新人吉日吉时过门,会有属相龙虎的同族中人,于门楼上压一对红纸包裹的红砖。砖是建筑的根基,又谐音“专”,寓意婚姻稳固、家业兴旺。包砖用红纸,象征日子红红火火、大富大贵。通常的做法是,砖下还会压两双红色筷子,意即“快生贵子”。

吉时过门,婚车停稳,新人下车,踏着红毯走到门下。门口处放置一马鞍,新人要跨过马鞍,走进庭院。所谓“一块檀香木,雕成如意鞍,新人从上过,一生保平安”。这轻轻的一跨,求的是平平安安、称心如意。

婚礼须热热闹闹,但作为婚礼的第一项敬拜天地,则要肃穆庄重。新人长辈燃红烛,焚香叩首,敬天敬地。然后,会有“开锁子”的仪式。新人脖子上的锁子,是新人孩童时许下的长命锁子,承载着“锁住生命、辟邪免灾”的祈愿;如今开启,是宣告新人告别孩童时代,从此成人立家,未来的日子福运常伴,再无羁绊。

新房里,往往在床前安置一块青石。青石方正,俗称“上床石”。“石”谐音“拾”,我们这儿,生孩子叫做拾孩子,新娘踏石上床,便有了“上床即拾,上床得子”的美好寓意。

喜床床头放着两个红盆,红盆聚福气,聚财气。红盆里装满麦子,麦是五谷之首,自然是丰衣足食的象征。盆里一般会插上葱,葱要带根,是扎根生长,“葱”通“聪”,是望后代聪明伶俐、出类拔萃;还会插上剑,剑是镇宅辟邪的象征。紧挨着红盆,放着斗,那真是件古物了,是古时的计量器,象征日进斗金、斗满粮足。

婚礼仪式结束,新娘进入新房,要上床坐喜。坐喜即坐富贵,新娘盘腿而坐,要坐得稳稳当当,才能让婚后福气稳固、生活富足。此时,新郎要踩床,普遍的做法是新郎围着坐床的新娘转三圈,以此护佑新娘,护佑婚姻安稳。坐床、踩床,又有祈盼早生贵子之意。

家乡的婚俗,将人们“平安、富足、兴旺”的心愿,揉进了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物件和仪式里。这些代代相传的细节,不仅是乡土文化的鲜活印记,更蕴含着长辈对新人最质朴绵长的牵挂。

容斋谈史

心中那个梦

□李守亭

我与寿光二中有缘,却无缘成其一员。遗憾之余,仍对桩桩往事心心念念。

我与二中的缘分,还得从小时候说起。姥姥那个村是二中原驻地,我不少的童年时光是在那里度过的。姥爷常领我到村庄西北的学校附近玩耍,校园里苍翠的树木,教室里琅琅的书声,操场上跃动的身影……给我留下难以泯灭的印象,童心深处不由萌发了对这座求知殿堂的憧憬……

转眼间,我上学了,周末或假期有时去姥姥家。我沿着那条弯曲而熟悉的田间土路,从二中门前经过时,总爱朝里张望,羡慕之余暗下决心:“一定努力学习,争取考入二中!”

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成绩优异,有着美好的“大学梦”。但现实与理想并不那么接茬,中考预选我全校第一,上高中顺理成章,但当时的父母之命,让我不情愿地报考了中专,进入寿光师范,错过了上高中的机会,曾一度难以释怀。但是,我仍抱有幻想:“到二中学业已成泡影,如果将来能到二中教学不更香吗?”然而毕业后,因中专学历只能被分配至初中或小学,我的梦想又破灭了。

我来到与二中仅隔一墙的初中当了“孩子王”,咫尺之隔,成海天之遥。但我不想轻言放弃,教学之余努力复习,为提高学历做着准备。次年,我参加全国成人高考,被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录取,脱产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

尽管离开了这里,但我一直默默关注着。得知二中创始人李植庭先生塑像落成揭幕典礼将举行,我从上学的学校骑自行车赶到二中采访,回去后连夜赶写新闻稿件,很快在省报及市电台刊播。

毕业前夕,我专门到二中实习。我记得给高一某班代过几节语文课,一天课后,有位女生轻轻敲开办公室的门,给了我一页写在作文纸上的诗作,请我帮她修改,言语间略显羞涩。我进行了修改,鼓励她勤练笔,大胆投稿。后来,我淡忘了此事,没想到有一天收到了该女生的来信,说那首诗——她的处女作发表了,字里行间既有兴奋,又有感激。我回信鼓励她以此为起点,以笔逐梦,不负诗意年华,奔向诗与远方。我还记得在《寿光二中报》编辑部实习的日子里,学习组稿、画版,到学校印刷厂排版、校对,感受了办报的艰辛和铅字的魅力……那段短暂的经历,成为后来我走上新闻之路的起点。

我电大毕业后来到报社工作,一干就是32个春秋。每每想起与二中的一次擦肩而过,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些年,我多次去二中采访报道,见证了她的崛起。迈入新时代,二中由乡下迁到市区,我有幸参与组织和报道了新校落成揭牌典礼,见证了她的华美转身。

心中那个梦,虽渐行渐远,但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心早已与这里紧紧贴在了在一起,永远不会分开。

